

水墨星期三

江西美术出版社

水墨星期三

江西美术出版社

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,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袋、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本书法律顾问: 江西中戈律师事务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墨缘十年. 水墨星期三 / 张培础著. -- 南昌 :
江西美术出版社, 2013. 9
ISBN 978-7-5480-2428-6

I. ①水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2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30299号

《水墨缘十年》编委会

编 委: 方增先
施大畏
汪大伟
张桂铭
陈 政
徐 玫
张培成
韩 硕
尚 辉
陈 琪
主 编: 张培础
副 主 编: 季 平

责任编辑: 徐 玫 方 姝
视觉设计: 薛俊华
装帧设计: 熊 毅

水墨缘编辑部

地 址: 上海哈密路 1999 弄 6 号 303 室
电 话: (021) 62697717
邮 编: 200336

承 办: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
水墨缘国画工作室

水墨星期三

江西美术出版社



"水墨星期三"画家(左起:陈谷长、凌启宁、丁荣魁、张培础、奚阿兴、罗步臻、王劭音)



序

“水墨星期三”不觉已度过了第八个春秋。对于“水墨星期三”，说它是塞纳河左岸的沙龙，似乎洋派了一点，未必有那么浪漫；称其为兰亭雅集，又似乎书卷气浓厚了一点。其实它就是一帮退了休的操持了一辈子画笔的美院教授、出版社美术编审们的聚会。因定在星期三活动，又是大家都画水墨（其中四位都是握油画笔出身，现在也拿起了毛笔），在为一次画展取名时就定名为《水墨星期三》。

不料，这与水墨艺术本无多关联的“星期三”，竟然成为七位七旬老友一周中最期盼的愉快的一天，甚至因节假日遭遇星期三时，居然还是会热情前往，还调侃让培础发“节日加班费”。

那么是因为什么让这一伙年轻时都见过世面、也曾经辉煌的他们为“星期三”而惦念牵挂呢？

今天的艺术界已经更像一个江湖。市场经济让艺术家获得了该有的价值尊重，但把持不住又会走向反面。展览、传媒、资讯、资本进入的迅速发展，让人们之间的关系加速走入利益之链的世俗之中。本来与艺术毫无关系的“炒作”、“包装”、“谋略”等等这些词汇，出自艺术家口中时也不再遮遮掩掩、面露羞色。一切都变得堂而皇之。于是“星期三”让这些40后的老友、同窗找到一块可以远离这种喧嚣的净土。

在撰写这些文字时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很难将这群与我亦师亦友的大兄们归类。

他们中有年纪最大、画得非常当代、横跨数个门类都表现杰出的劫音，可是他为人处世的做派却又一点不当代，儒雅、低调，不露半点锋芒。但是在专业上绝不马虎，即使在休闲、看电视时，脑子还会在他的画布上。凌启宁，一个年近七旬的女性，居然还是一派大家闺秀的风范。什么是教养？看看她就知道了。这样的年龄还孜孜于她的艺术。三十年前我就经常在各种展览中见到她的身影。我在美术馆工作的九年中，她是最热心的观众之一。她油画风格很独特，色彩灿烂而沉稳，自然而然。我兄长培础，退休后忙于各种琐事，忙于在外人看来并未见得有什么实际利益的杂务。尽管退休时位居美院副院长，但是一点没有院长的派头，操持杂务、电话联络都自己亲自出马，但他干得开心。为朋友忙，为学生们做些事也是他的快乐。绘画上他有自己的坚守，这也是一种操守。艺术需要最好，而未必是最新。阿兴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艺术家，在我常用书的书架上放着已翻得有点旧的他的画集。画得那么优秀，可是那么地低调，那么地笃悠悠。逸翁步臻传统功底深厚，写得一手好字，但是观念一点不保守，一直试图将中国的笔墨方式以现代的图式得以阐释山水烟云。在中国现当代绘画史上为上海记有一笔的《十二人画展》中他是

参与组织者之一，可见当初其内心的激荡。而今，他已心如沉泉、不复波澜，但画画一点不含糊，笔耕不辍。谷长早年研习国画，后来在出版社画连环画，但一直专攻花鸟，清秀素雅。荣魁也是早年画得一手好油画。1970年代的油画宣传画都是一些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图像标志之作，熟视有睹、功夫了得，现在也画起水墨花鸟。就是这样七位从艺术追求上似乎无法走到一起的教授级文人，欢聚了整整八年。

中国以前一直有句老话叫“文人相轻”，那么他们多年来并未见有何间隙，更何况他们中各人在艺术上被主流接纳的差异也很明显，可是并未影响大家的相处。这是品性与修养的使然，也是面对荣辱泰然处之的淡定所决定的。在此读读谷长所写的有关“水墨星期三”的一段文字，可以明了其间原由：“吾辈七位老友同窗均其乐融融，肝胆相照，直言示宾。笑谈艺事，逸闻趣事，喝茶品画，挥洒水墨。同游山水，增长学识，亦师亦友，长幼同视。吾辈老朽，不求荣浊，真可谓与世无争，独秉自洁。”

文人相轻，那是因为利益。一旦红尘识破，实在可悲可笑。我们一帮因为画画聚到了一起，大家都有稳定的收入，画画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生命的运动，获得精神愉快的一种智慧游戏。既然是游戏，快乐为上；既然是游戏，何必当真。如真能将画画如游戏般自如，那又是何等之境界。这是一种修为，也是水墨画不仅仅是媒材的规定，更是有着文化意义上的独特与气质。这也是这几位原先由西洋画转身而来，然却出手不凡从格调上即高人一头的原由所在。

因为宁静所以心安，因为心安所以宁静。这是水墨画背后所积淀的文化特性。退休了大家一起画水墨，不知是水墨滋养了他们的平常心，还是他们的这种淡然成就了这别具一格的新水墨。画画是这样，我们的社会生活更应该如此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情景啊！

而今，他们将这新作结集出版，竟让我一个后辈来作序，让我不知所措。好在我与他们性相近、习亦近，他们中有几位是我敬重的艺术家，这是我的荣耀。我祝福他们快乐每一天，健康长寿。

张培成

2013年5月30日

“水墨星期三”侧记

陈志强 / 文

几年前培础兄对我说，水墨缘工作室和“水墨星期三”都要从吴中路的湘府花园搬迁到哈密路的虹桥中园去，叫我有空去坐坐。

一听到哈密路，脑子里马上出现了儿时的印象——“好远啊！”

“其实不远。”培础说，“地铁10号线一部头，动物园站下车，沿着哈密路朝北走，几分钟就到了。”

找了个星期三，到那儿一探究竟，才知道哈密路与儿时的印象早已大相径庭。一幢幢很现代的高楼拔地而起，马路两边住宅小区星罗棋布，虹桥中园即是其中之一。

走进由数栋高楼组成的虹桥中园，沿着一条木头搭建的人行步道，穿过两个装饰着浮雕的大楼门洞右拐，就找到了门牌。

这是一栋一层3户的公寓房，水墨缘工作室是其中的一套。进门一看，室内布局与原来湘府花园的工作室大同小异，客厅是大画室，木制的画架层叠斜倚在墙壁上，画板、画桌、放置颜料水盂的小案几散放在房间的四周，贴着毛毡的墙面上挂满了斑驳的墨痕。这里是水墨缘的活动室，每逢双休日，有很多画家都在这里写生、进修。落地长窗外的内阳台上摆放着一张大大的茶几，茶几两边是四只木扶手圈椅，一叠叠画册放置在书架和边柜上，边柜上的电水壶还“噗噗”地冒着热气，这里俨然是一个品茗聊天的私密空间。见我进屋，几位学长热情地同我打了个招呼。我看他们一个个各有所“乐”：有的对着墙面上挂着的宣纸在挥毫泼墨，有的坐在茶几的两边观看画册，津津有味地品茗交谈……个个神定气闲、乐在其中。

对劫音、荣魁、谷长、启宁、步臻、培础、阿兴

这七位年逾古稀的老教授、老画家来说，星期三确实是个快乐的日子。

在七位画家中，劫音、荣魁、谷长、启宁、培础是我的学长。——我十四五岁时进上海美专预科求学，与劫音兄同班学艺、同室而寝，自不必说。与另外几位高年级的学长虽不同班，却也同窗数载。毕业以后自己虽多年从事与诸位学长不同专业的实用美术设计工作，但热爱艺术之心相通、校友之情不变，依然常来常往，称之为“莫逆之交”似还不算勉强。至于步臻、阿兴两位画坛名家，虽交往不多，但神交已久。若论在绘画上的成就，我望尘莫及，他们与我可称得上是“车笠之交”了。

早些年，老哥老姐们各有工作岗位，无暇经常聚会。经历了“耳顺之年”后，这些原本在油画、版画、中国画等领域“术有专攻”的艺术家，非常向往“从心所欲”的人生境界，因水墨而走到了一起。

“水墨星期三”画家群体的形成原本是偶然的。

八年前的（2005年）10月，那时劫音、荣魁、启宁、阿兴每周在半岛艺术中心搞铜版画，因那里要装修，一时没有地方去了，就想到了培础的水墨缘工作室。听说那里人丁兴旺，不失为“过渡时期”的好去处。老同学嘛，一个电话跟培础约了个时间，到当时还在湘府花园的水墨缘工作室一游。也许是艺术氛围的感召，又蒙培础热情相邀，一番神侃，一拍即合，遂约定每逢星期一道来工作室喫茶、谈天、画水墨。

“星期三”的聚会由此起步。

对第一个开笔之日的情景，培础至今仍历历在目。那天，他早早地到了工作室，在画室里搭好画桌，毛毡铺底，笔墨侍候。安排定当，郑重其事地等候劫音

等人的到来。

上午九时许，“贵客”们陆续来到了工作室，像模像样地在画桌两边坐定，却无动笔之意，笑咪咪、齐刷刷地看着培础：“张教授好，帮阿拉学生上课了。”培础听闻一时语塞，但随即反应过来，知



作画

道他们在调侃自己，笑道：“帮帮忙噢！各位师兄师姐在上，小弟岂敢放肆。总不见得要我像江寒汀、应野平、乔木先生当初给我们上课那样开好稿子叫你们临摹咯。你们尽管发挥，想怎么画就怎么画。……”

说说笑笑中，这些原本的西画家们开始在宣纸上挥洒水墨。初次上手，一时的拘谨是免不了的，他们先是把纸摊在画桌上低头作画，但终究“本性难移”，不多久就故态复萌，自然而然地离开了画桌，转移到外面的大房间，把宣纸贴在画板和墙面上站着作画了。

谷长的加入更是偶然。2006年上半年谷长的夫人去世，几十年养成的生活节奏一下子被打乱了，他有点不知所措。培础去电慰问，谷长在电话里“叹苦经”：“我现在不晓得做啥好，连画画也画不进去了。”培础开导他：“劫音、启宁他们每星期三都在我这里画水墨，要么你也过来白相相、散散心？”就这样谷长也参加

了进来。

至于步臻，他虽是个功底深厚的传统山水画家，但对现代艺术一向满怀着探索的激情。据我所知，他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上海滩轰动一时的《十二人画展》的组织参与者之一呢！他的理由很简单——“我倒想看看这些油画家、版画家是怎样画水墨的”。于是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其中的一员。

如今，“水墨”成了这些老画家志趣相投的纽带，“星期三”成了他们每星期期盼聚会的日子。八年来，从湘府花园到虹桥中园，风雨无阻、坚持不懈，在快乐中挥洒水墨，在画画中享受快乐。

因为是老同学，星期三我有时也会去轧轧闹猛，喫喫茶谈谈山海经。

说实话，与学长们谈山海经也是一大快事。他们聊天的话题可谓天马行空，思之所及聊之所至，从国

家大事、艺坛趣闻到生活琐事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大到国际全球化、中共十八大，小到儿子孙子、健康养生；远及阿富汗战争、索马里海盗，近至某人在某画展里有某张好画……其实，“星期三”正是这些退休的老画家们信息交流的又一平台，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，这也是“星期三”所以为大家所期盼的原由之一。

临到中午吃饭，老实不客气跟着走就是。出小区不远的青溪路转角处有一家小店，店堂不大，但还洁净，装饰也算素雅大方。这帮老客户一到，店老板便笑脸相迎，有时店堂满座便会让他们去楼上包厢。这可是特例，因为吃面条、馄饨、小笼的客人本属楼下的范围，根本不安排包房，但对这些已上门六年之久的老客人，总以情为长，更何况又都是些头发斑白的老人。

说起他们的午餐，也蛮有特色。启宁是七人中唯一的女性，是当然的“生活委员”。收伙食费、结伙食账是她的“分内事”。吃饭时各点各的，各取所需，也无非是咸菜肉丝面、熏鱼面、小馄饨外加炸猪排。尽管花样不同、价格不一，但均由启宁统一埋单、平均计费，没有多退少补之说。你今天请假，那你“亏”了，费用不退。启宁“伙食基金”的钱包空了，你一样照交不误。如果星期三来了位难得一见的老朋友、老同学，他们常常会借机开荤，上楼点菜“撮”一顿。当然这又是启宁的事，点菜精打细算、价廉物美，健康食品、考虑周全，但绝对“清正廉洁”。八年来，“星期三”的伙食账单尽管只是几张纸片，却笔笔在案，一清二楚。有时因为记不清某位老友何时莅临，只需查一查账单，时间地点保证准确无误。据说也有人揶揄，这帮老头、老太，也都是些在上海美术界排得上名头的画家，竟常年在此小店吃面条。他们听了一笑置之，嘿，现在流行健康饮食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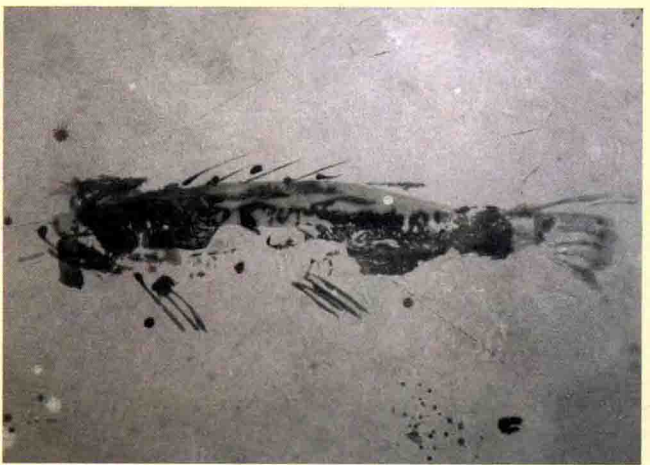
2012 续									
2/29 104	359	3/11	67	871	11/7	117	1252	2/13 春节	放假
3/1 浦东 豫龙源	483	3/18	74	945	下午去美博美术馆参观			2/20 93	766
3/4	300	783	3/25	126	1071	《小幅中国画展》		3/27 114	880
3/21	127	910	3/31	102	1173			3/6 128	1008
3/28	112	1022	3/8 台风“海棠”	45		11/4 106	158	3/12 浦东合庆“金色田园”	
4/1 清明扫墓	175	1197	3/15 张美法国旅游	45		11/21 45 画廊中西		3/20 顾村公园	
4/18	71	1268	3/22 “ ”	45		11/28 110	268	3/27 118	1126
4/25	101	68	3/29 小许买单			12/5 参观奥泰恩	45	4/3 108	1252
5/2	89	264	3/5 161	1334		12/12 93 (12/12 补账)	361	4/10 115	54
5/9 三洲可太			3/12 水墨味 张桂峰 韩硕			12/19 94	455	4/17 73	169
5/16	115	379	3/19 370 罗展	504		12/26 罗威买单		4/24 明轩茶馆	242
5/23	92	471	3/26 192	646		2013 年		5/1 放假	
5/30	71	542	3/30 国际段			3/12 小许请客		5/8 谷林画廊	
6/6	142	684	3/31 190 国际段	836		3/19 105	560	3/15 275	517
6/13	120	804	3/31 190 国际段	836		3/16 113	673	3/22 张明东 取清	
6/20 张鸣买单			3/17 72 (E-道R4)	908		3/19 水墨缘年会、美博美术馆		5.27 水墨缘书画	
6/27 45			10/24 96 (E-道R4)	1004		3/23 美院 俞敏舟 宴		5.18 水墨缘书画	
6/28.29.30 浦东 豫龙源			10/26 -28 188			3/30 豫龙源 午餐		3/29 罗玉清请客	583
7/4 文颖买单			3/28 张桂峰 张桂峰 张桂峰			3/6 国画系买单、3张基础买单		3/6 丁三、道法广西	
			12/1 131	1135				3/6 丁三、道法广西	

账单

餐餐鱼肉固然味道鲜美，但胆固醇高了，总不见得是好事吧！

在后辈的眼里，他们也许都是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、老画家，恕不知，他们也常常会做出些童心未泯的趣事来。记得工作室搬到虹桥中园不久，房间尚未装修，里面还是一色水泥地。一次在画画时，哪位仁兄的一滩墨水不慎泼洒在地，顿时墨花四溅，却别有情趣。“嘿，这不像一条鱼吗！”

艺术家的眼光果然与众不同，他们善于化“腐朽”为神奇，硬是从斑斑墨迹中发现了美丽。于是培础、谷长、步臻等纷纷拿起了毛笔，你一笔他一笔，在墨



地画



裁切

痕上添鳍加尾，顿时一条“八大”笔下的乌鱼在水泥地上跃然而出。“哇！”孩童般满足的笑颜洋溢在场每一位老画家的脸上。

如今，这条“鱼”已被一层层地板漆所覆盖，只有培础当时拍摄的照片留下了它的“倩影”。

在星期三活动日，玩水墨的主要是几位油画家，三位正宗的国画法师则以“三陪”（陪画、陪观、陪聊）为主。“油兄”们会说：“他们三位博导带我们四个博士生，老是‘监督’我们画画，真苦啊！”随即笑成一片。

确实，与几位油画家相比，谷长、步臻、培础等“原生态”的国画家，在星期三反而画得不多。就像步臻说的：“我倒要看看这些油画家、版画家是怎样画水墨的”。他们似乎更在意不同画种之间的融合与交流，着意在交



来客

流中汲取营养。其实，三位平时都在家里用功呢！就说步臻吧，隔个十天半月就会带上又粗又长的一卷新作，把画一张张挂到墙上，等到各位到齐，在画前一一就坐，一场小型观摩随即开始。大家指手划脚，评头论足，时而击掌拍膝叫好，时而不给面子地说：“这张有点散，淘汰！”忽而跳出一位说：“不，这张我倒蛮喜欢的！”有时还会“出谋划策”：“这张下面裁去就好了。”步臻立马上前折去画作的下部，效果果然不错……“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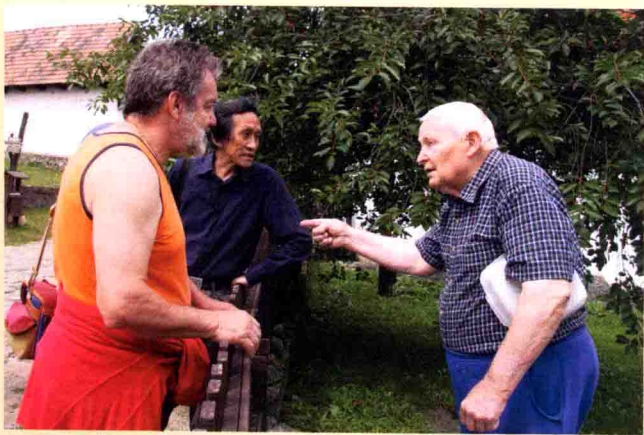


读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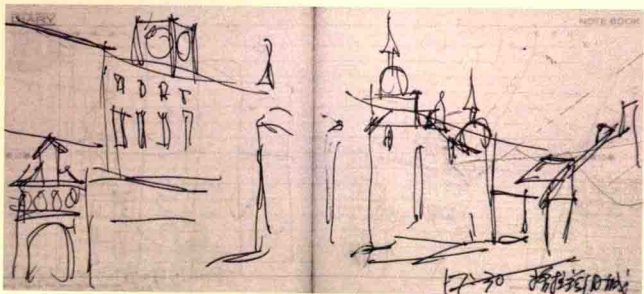
堂会审”结束，步臻的画作分成了两卷：其中一卷是被“淘汰”的，然而他脸上毫无沮丧之意，笑容更为可掬。

写到处处我不禁感慨万千，画坛朋友间相处能达到如此境界的乃不多见，当人们的心态、心志、心境真正通畅、豁达，相生相印，心胸的天地自然开阔！

别看这帮老兄年逾花甲，终究是画家，对写生采



交流



速写



速写

风还是情有独钟。这些年中，或有朋友单位邀约，或兴之所至自行组织，或倾巢出动，或三五成行，多次外出采风写生。云南泸沽湖畔的摩梭村落、山西云冈石窟、五台山千年古刹、景德镇画瓷初试、四明山秀峰翠竹，以及杭州、绍兴、丽水、太仓，更远至欧洲的捷克、匈牙利、奥地利……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。真可谓一览众山，怀抱江湖，心旷神怡，陶冶性情，活动腿脚，画笔不停，何其美哉！

在“水墨星期三”画家群体中，油画家超过半数。他们原本以运用色彩而见长，但一旦进入水墨，似乎更钟情于朴实无华的清纯。他们与三位“原生态”的国画家一起，有意无意地继承了历代文人画的传统，用墨色来表达和释放自己的情怀。

我在他们的水墨作品中，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淡雅隽永的气息。

无论是劫音的构成山水、荣魁的水墨鸟雀、启宁的古意小品、阿兴的变形人物，还是步臻的山水写意、谷长的荷花鱼虫、培础的泼墨人物，都能从中看到他们娴熟的墨色运用技巧，以及对自由的生存空间、创作空间、思想空间的不懈追求。

劫音的水墨常常画在别人画坏后扔掉的废纸上。劫音对“痕迹”特别感兴趣，他时而面对废纸静静地思索，顺着别人在纸面上留下的墨痕，演绎新的肌理变化；时而拿着董其昌山水或故宫博物院院的图片，从古画的章法中寻求自己的突破。令人叫绝的是，他手里的图片往往还是倒着拿的。传统的花卉、山水，经过他的嬗变，释放出特立独行的艺术气质。在他的水墨作品中，我们既能看到传统山水、花鸟画的影子，又能体察到远离西方图式、充满抽象理念的笔墨游戏。

水墨的点、线、面在他的画面上完美地呈现出了枯湿浓淡自然变化的新格局。

荣魁原本是一位实力雄厚的油画家，但他的骨子里却渗透着中国文人的固有气质。他喜欢种花、养鸟、读书，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八年里，他从未画过其他题材的水墨，而专注于描画动物、鸟雀，其执著和专一可见一斑。他喜爱画花鸟，但从不临摹仿照前辈画家程式化的笔墨技巧。他喜欢到动物园去拍摄动物鸟雀的千姿百态，在大自然中收集素材，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作画。他的作品构图简练、墨色单纯，透着“文人画”的大气。

启宁对生活中的美充满了好奇，对自然界所呈现的线条、色彩、材质、光影特别敏感。这也许同她油



养生



续画

画家的出身有着极大的关联。她喜欢拍照，初冬荷塘中残存的荷叶、大雪后小径上留下的串串脚印、郊外路边寒风中摇曳的芦苇……都能成为她摄影的题材。而这些照片中所留下的景物，则往往成为她水墨画的主体。她的水墨简洁、幽雅，几根枯枝、几片草叶，通过笔墨的枯湿变化、恰如其分的留白和做旧处理，使画面呈现出古意盎然的艺术趣味。

阿兴虽不是绘画科班出身，但绝对是一位有主见、有思想的画家，绝不人云亦云。他喜欢传统，但不会照搬传统。他作画看似简单随意，却深思熟虑。八年来，他执著于用水墨描画东方女性，却很少使用色彩。夸张的造型，单纯的构图，简练的笔墨，给人以美好的想象空间。

国画家一向很注重笔墨的变化，讲究墨色的枯湿浓淡。自魏晋以来，历代画家都视“笔墨美”为圭臬。对于如何看待中国画的笔墨，在上世纪末的中国画坛，还曾“打”过一场不大不小的“笔墨官司”呢！

作为传统的中国画家，谷长、步臻、培础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，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笔墨风格。谷长的纤秀素雅、步臻的老辣洒脱、培础的潇洒精准，



评说

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

然而，他们并不囿于自己的“艺术圈子”和艺术观念的桎梏，在坚守中国画传统笔墨的同时，力图对传统进行新的阐释。他们觉得这些油画家尽管以前从来不画国画，但是一接触到水墨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绘画语言。油画家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，比如平面和构成的形象思考、简练单纯的用墨用色，都打破了自己过去欣赏中国画的审美习惯，而取得了不俗的画面效果。他们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观念和做法，潜移默化地运用到了自己的作品中。

同样，油画家们也从以前只在展览会上看国画，变为近距离地观察、学习国画家的创作过程，从中体会“笔墨”在他们作品中的运用。原本离自己比较遥远的墨分五色、枯湿浓淡等传统的中国画理念和技法，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，并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。

看似低调的他们，也总想让自己的新作与朋友们见见面，听听大家的评说。从2008年开始他们就定下了两年一次的双年展示，2008年、2010年开了两次画展。到了2012年这帮兄弟竟有些厌倦这一成不变的展览形式，又出新招，花样翻新地来个现场发挥。他们找了个名为“梦桃花源”的园林，搞

了个“水墨星期三雅集”，前两日自由作画，第三天邀请各方朋友、学生聚会，前两天的画作被挂在绳子上与大家“原生态”见面，倒也别具一格。他们的展览从不在乎领导莅临、媒体到场，更没有仪式排场，在他们的眼中更看重的是朋友间真诚的交流和情趣。聚会结束，留几幅字画给园林的东道主作谢，下午就收拾行装打道回府，自然在媒体上渺无声息，他们却自得其乐，开心就好。

培础曾对我说起，有不少朋友听到“水墨星期三”已经坚持了八年多，很惊异，颇有匪夷所思之感。

是啊，这样一个毫无功利目的的活动，为什么竟会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？

在“水墨星期三”，画家们画画状态非常松弛，就如他们自谦的只是“玩玩而已”。然而，他们的“玩”，其实包含了一定的研究与探索，在“玩”水墨的过程中，不断完善着自身的艺术追求，提高着水墨画的学术水



品茗



展览



合影

准。

对此，劼音曾说过：“我一直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龄，水墨是最适合自己的。油画画得太久了，已经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，踏进水墨这个圈子，好像找到了归属感。虽然我们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艺术生涯，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需要自我完善。在这里，我又重新找到了创作的激情，又有了创作的冲动，有了新的艺术追求。”

一个人自我修养的提高往往是其个性自由发展的起点。在“水墨星期三”画家们的水墨作品中，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独具个性的艺术特点。他们在水墨挥洒中享受着快乐，并不断地完善着自己的艺术人生。

作品是最好的见证。

“水墨星期三”画家群体原本的“无心插柳”之举，经过历时八年的辛勤耕耘，在水墨园地里，竟也造就了一片绿荫。

从2008年暮春在土山湾美术馆举行首展，“水墨星期三”的雅称首次亮相沪上，到2010年的第二次汇报展；继之，2012年6月又有“《梦桃源》水墨星期三雅集”，以及同年10月在绍兴张桂铭艺术馆举行的《海上墨缘》画展。“水墨星期三”七位画家佳作迭出，

以极具个性的面貌屡屡露面，赢得了美术界同行和社会公众的一致赞誉。他们快乐创作、自我完善的理念也得到了众多美术界同仁的认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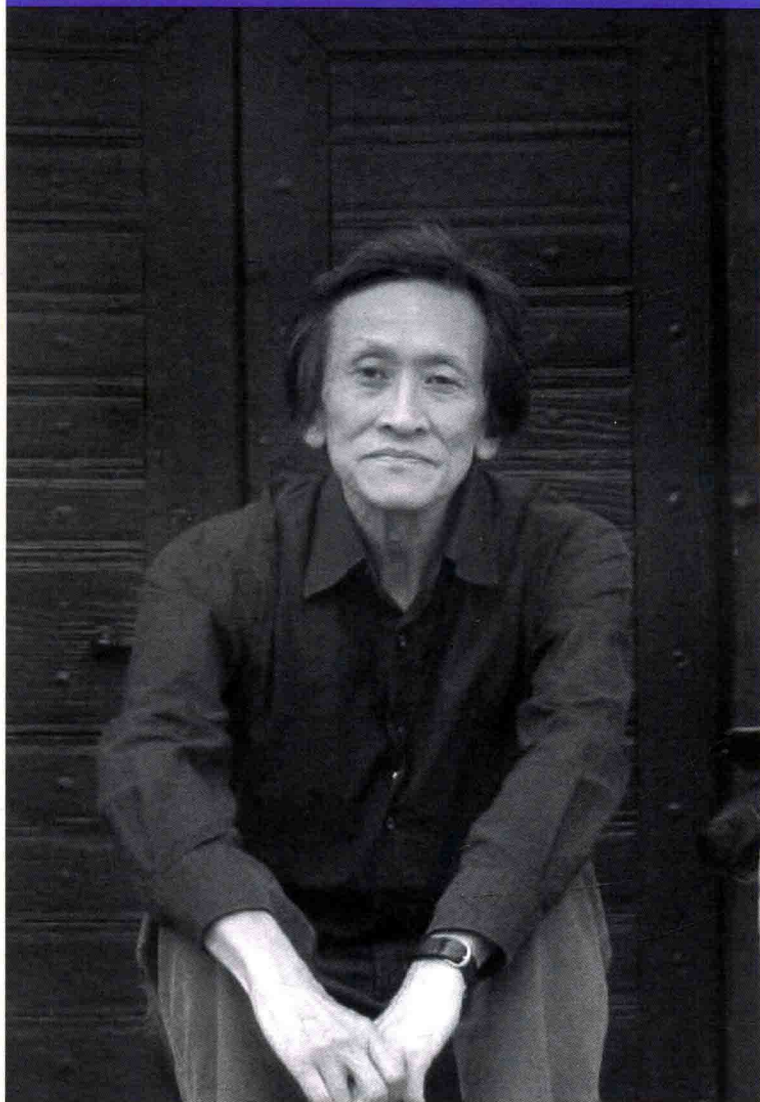
不论是原来的西画家，亦或是正宗的国画家，正因为师兄学姐们多年来在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中的深厚积淀，对绘画艺术的精神和本质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，所以在水墨领域内，都能以不断求索的进取精神，力图把握住水墨艺术的灵魂和本质。在他们的作品中，既接续了国画艺术的传统文脉，又释放了西洋艺术的有益因子，在探索和寻求中西相通的艺术真谛中，丰富了传统笔墨的表现力，改变和刷新了画面的空间结构，在传统水墨的发展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。

尽管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也会有困惑和徘徊，但是快乐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，创作使他们收获到更大的快乐。在“快乐”和“创作”的循环往复中他们的艺术人生得到了新的升华。

在“水墨星期三”，我感受和分享了他们的快乐。我也祈望“快乐创作、自我完善”的理念，能成为更多艺术家的自我选择。

王劼音

Wang Jieyin



1941 年生于上海

1956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附中

1966 年毕业于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

1977 年任教于上海市美术学校

1983 年任教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

1986 年进修于维也纳美术学院和应用艺术大学

1994 年第十二届全国版画展金奖

2004 年第十届全国美展优秀奖